



81岁评书大家刘兰芳坚持创作演出——

“我舍不得扔了评书这份艺术”

穿过狭长的居民楼走廊,走进刘兰芳的家,惊讶于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的居所,竟朴实得和寻常百姓人家没什么不同。更令人叹服的是,年过81岁的她,依然头脑清晰、精力旺盛。100多平方米的屋子,处处可见这位“大忙人”的工作痕迹:客厅沙发上摊着她刚写就的评书手稿,巴掌大的一张小圆桌就是她每天伏案工作的“办公桌”;翻开日记本,密密麻麻的行程让人难以想象这是一位耄耋老人的工作安排;床上半开的行李箱,则随时准备陪伴主人奔赴下一场演出。她说:“几十年的苦功,一切来之不易,我舍不得扔了这份艺术!”

耄耋老人坚持演出

新节目背100遍才能上台

“24日到重庆讲学,下午就飞济南;26日潍坊演出;28日晚上泰安;29日回京;1日到临清参加山东快书展演……”刘兰芳的工作日记本每页都记满了行程安排,这样的本子一年一本,几十年下来已是厚厚一摞。就连出差坐飞机的时间,她都用来研究当地文化,“每到一地,都要先上网查找资料,把城市特点、幸福指数都揉进要说的书里,才能说到观众心里去。”“朋友们,大家好,讲一段李大钊故里的故事《海东传奇》,大钊故里多英雄,乐亭出个苏海东,舍己救人专业户,渤海湾传美名,参加海上救援队,三十年救了六十人。”刘兰芳拿出一份刚为河北省乐亭县创作完成的手稿《海东传奇》,声情并茂表演了起来。这稿子就是趴在这小桌上写的。能不能写出东西,不在有没有书房。”她说,自己当年写长书,一写得写八九个小时,一两万多字,“因为都是自己手写的,所以背稿的时候不用怎么看,眼睛一瞄就行了。”

“按道理说,81岁半了,不应该背新稿了,但现在像我这么大岁数的,能上台盯场的不多,我都是给演出扛活扛底,新节目怎么也得背100遍才能上台。”刘兰芳说,在家的时候,她也每天闲不下来,早上7点起床,先在家背稿,8点半去公园站着练嘴,“背不下来,就不回家吃晚饭。”晚上她常写作到凌晨两三点,饿了就喝杯蛋白粉。“演员得自律,胖了上台不好看。尽量控制别这么重了,随便吃哪几成!”她坚持几十年不喝饮料,不吃巧克力,“一顿饭只吃一两主食,再喜欢的食物也只吃一小块,而且先吃水果再吃饭,肚子满了就不会多吃。”

家国大义人间正道

她的评书里没有风花雪月

“家贫出孝子,艺海出尖兵”,这句话是刘兰芳的人生信条。她14岁便在辽阳杂技团报幕,15岁正式踏入曲艺界。20世纪60年代,她每月挣17元工资,后来42元挣了20多年,夫妻两个人每月90多块钱工资,要养活7口人。最困难的时候,她没有放弃评书;“单干风”盛行时,别人都去折腾生意,各种走穴,她选择留在剧团,“不会做买卖,就钻研业务”,从《姑嫂救亲人》到《岳飞传》,她的评书里没有风花雪月,只有家国大义与人间正道。

改革开放后,刘兰芳承包鞍山曲艺团,带着两百人队伍一年演出几千场,40名退休职工和40名待业青年都得养活。调任中国文联后,八年半的书记任期里,她一场商演不接,专心化解行业问题,自己的工资从3000元骤降至700元,却靠着“兰芳茶楼”“家具厂”“面包厂”等副业让剧团全员吃晚饭。

在刘兰芳看来,“演员谈钱,多不值钱,要挣就挣荣誉!”从艺66年,她获得了无数荣誉和头衔,但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,“时刻别忘了夹着尾巴做人。”刘兰芳说,“曾有演员飞扬跋扈对待我,让我很难受,所以我不能这样对待别人。”

“后浪肯定比我强”

曲艺传承门下弟子六十八

如今,作为北京评书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,刘兰芳每年能拿到国家津贴,但在家躺着吃喝不是她的性格,总想着为国家尽点绵薄之力。去年她刚说完《齐桓公马识途》,今年又在打磨河北乐亭县的新段子;为了不让业务生疏,她还重新拾起《打界山》等老段子。“历史故事要知道,时事也要知道。我还喜欢拿手机看各种穿越小说,一天50元,看六七个小时,你看所有新的穿越小说都有我打开的痕迹,我是它们的‘金主’。”不过刘兰芳只看听,“他们没我说得好。但这些写书的年轻人有文化,



刘兰芳近照。

我们讲究的‘悬念制造’,他们都会了。”

家中墙上挂着她到各地演出的照片,大横幅的广角镜头里,刘兰芳的身影只占一角,其余的画面都是成千上万津津有味听书的观众。“这张是1987年在山东胡集书会,摩托车上、房顶上、树上全是人。”“这是2007年在河南宝丰马街书会,我年年都去,已经去了29次了!”

她还指着墙上的一张1984年陈云同志接见曲艺工作者的照片,她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位;如今,侯宝林、骆玉笙、赵玉明、袁阔成等这些前辈都已作古,照片中唯一健在的她,弦板不辍,仍在评讲山河岁月。“我这身体,撞死也就再上台表演一年半载了,但只要还能站在台上,我就会一直走下去。”

说完,她拿起桌上的扇子,即兴表演了一段“夜战八方藏刀式”,眼神凌厉,动作利落,宝刀不老,风采依旧;一把扇子在 she 手里,是刀,是剑,也是棍,引得大家拍手叫绝。“她说:‘这些动作不是我师父教的,我师父也不会,我就又跟别人去学。艺术来之不易,而且都是在困境中生存。段子背下来容易,真正说得惟妙惟肖,引人入胜,那得至少二十年的苦功。”

“评书太难了,一场晚会能有2个相声,5个小品,但评书却难寻。”对于曲艺传承,刘兰芳语气里有感慨,也有坚定的信心。

如今她门下有着68名弟子,18名东北大鼓传人、50名评书弟子,“长篇评书费劲,但后浪肯定应该比我强”。在她的培养下,15岁的孙子也学习曲艺,考取了曲艺学校,9月去天津上学。

夫妻写书默契合作

“我上半夜写他下半夜改”

刘兰芳的老伴王印权也是曲艺工作者,比刘兰芳大4岁。刘兰芳指着夫妻二人年轻时的黑白合影,回忆起结婚时的情景,“1965年,那时候挺困难的,我们就租了个小屋,也就10平方米5块钱,两个行李搬到一起,什么也没有,连块糖都没有,就结婚了。”

生活中,刘兰芳煎炒烹炸都会,还会做衣服做理发,“以前家里人的头发,都是我给剪。”写书常常是夫妻二人合作,“我上半夜写,他下半夜帮我改。”河南宝丰县占地26亩的刘兰芳艺术馆,鞍山师范学院2000平方米的“刘兰芳艺术研究中心”展厅,里面的各种展品、资料,也都是王印权为老伴收集整理的。

如今两人相濡以沫六十载,“我们什么纪念日都没过过,我也不挑这些形式,这一辈子挺好。他现在虽然耳朵不好眼睛不好,但是只要我一回来,他就到门口去等我,我出门的时候他也送我,这不就挺好嘛!”

王润



刘兰芳早年登台说书(资料照片)。



百岁嫩娘。

百岁嫩娘 永远不老

今天是11月5日,也是滑稽表演艺术家嫩娘的一百岁生日。嫩娘的百岁人生,始终和滑稽戏牵系在一起。

过目不忘的瞬间

李安导演曾经说过,对于一部戏剧或电影作品来说,随着时光流逝,观众未必能够完整叙述故事情节。他们记得的只是一些瞬间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,东方电视台雇耀麟导演策划制作“东方之韵”戏曲、曲艺系列会演,其中“东方谐韵”便是王辉荃创作并执导的大型海派滑稽戏《海上第一家》。全剧以广东人阿广家族三代经营的酒楼为主线,以清末、民国、现代三幕,展现上海百年变迁。周柏春、姚慕双、杨华生、龚一飞、王汝刚等几代滑稽演员悉数参加,轰动一时。

两位前辈滑稽戏女演员绿杨与嫩娘亦参与其间。她们虽然戏份不多,却演得惟妙惟肖、入木三分。绿杨老师出演女流氓“大阿姐”。她一上场,便将左脚踩到椅子上,抖个不停,展示“大姐大”威风,等王汝刚饰演的“阿广”孙子走上舞台,针锋相对,也把左脚放在椅子上上,这样就背对观众了。绿杨老师反应迅速,即刻说道:“反掉了,要搁另一只脚。”于是,王汝刚换成右脚踩椅子,这样,两人全部正面对着观众。这一系列对话与动作,看似完全是即兴发挥,令人捧腹。

而嫩娘老师则是演一个风月场上的“妈妈”,行为举止和语言声调都相当夸张,但又老于世故,善于察言观色,出场时候咋咋呼呼,手里还拿着一块红烧猪蹄,见到饰演戏班班主兼丈夫的李九松,情不自禁地将两只满是油腻的手在丈夫长衫上一顿乱揩,急得李九松连忙向后躲闪,并高声叫道:“依这老太婆哪能乱揩的呀?”然后,嫩娘老师故作娇嗔状:“当年你一直指我的短,指来指去,我就被你指过来了。”短短几句话,一个身段,人物个性呼之欲出。

其实,嫩娘与绿杨两位前辈上世纪五十年代在滑稽戏《活菩萨》中就有过成功的合作。1950年春节前,杨华生、张樵依、笑嘻嘻、沈一乐联合程笑飞、小刘春山、俞祥明等滑稽界风云人物,同时又请来绿杨和嫩娘两位女演员,将莫里哀的《伪君子》改编成滑稽戏,当初还只是幕表制,只有大致故事情节与人物,并无具体台词,全靠演员根据自身经验即兴发挥。没想到,此剧上演后立马爆红,观众趋之若鹜。后来电影导演应云卫加盟,进一步提高艺术水准。绿杨与嫩娘在戏中分别扮演丫鬟青梅和富家小姐“潘丽蓉”,潘小姐不知如何与少爷(沈一乐饰演)谈恋爱,丫鬟青梅则从旁教唆潘小姐,其实小姐懂装不懂,丫鬟不懂装懂,故笑料百出。据说,这场戏极为精彩传神,令人心神痴迷,成为全剧亮点。

演滑稽戏而得的艺名

嫩娘老师得,“嫩娘”这个艺名也是因为演滑稽戏而得,她从小聪慧伶俐,面容姣好,又擅长歌舞,遂加盟一歌舞团,补贴家用;后被滑稽前辈张樵依一眼相中,让她来演《活菩萨》里的潘小姐。其实,张樵依当时对这个叫方丽英的女孩也不甚熟悉,便随口问了句:“依介年轻,结婚了吗?”方丽英羞涩地说:“我女儿都有了。”张樵依扑哧一声笑了出来。“哇,依选个娘倒蛮年轻个。那么,艺名干脆就叫‘嫩娘’吧。”于是,嫩娘的名字就在滑稽界威震四方,成为与绿杨旗鼓相当的优秀女滑稽演员。

当时的滑稽演员都是根据票房分配酬劳的。张樵依深知嫩娘在《活菩萨》里的重要性,因为她一上场叫一声“爸爸”,就博得满堂彩,观众被其脆亮的声音和靓丽的外形所折服。所以张先生特意关照杨华生:“选只花旦,依千万勿可以亏待

伊。”所以,嫩娘老师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是五千元,这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。嫩娘老师回忆,她只要花一元钱,就可以在西餐厅吃五道西餐,外加一杯咖啡。

《活菩萨》场场爆满,连演一年零九个月,每天2至3场。当时流行一句话,来上海没有看过《活菩萨》,等于没有来过上海。其中嫩娘老师功不可没,之后嫩娘又在滑稽戏《三毛学生意》中出演“三毛”的同伴“小英”,两人不堪算命先生吴瞎子的虐待,机智报复,携手逃离旧社会困境。戏中范哈哈饰演的“吴瞎子”调侃嫩娘饰演的“小英”,“小英”竭力躲闪,两人合作默契,喜感十足,成为了滑稽戏的经典段落。许多后辈喜剧演员都曾复刻过这一桥段。黄佐临先生后来将此戏搬上大荧幕,影响更为深远。周恩来总理还特意亲临剧场观看演出,对《三毛学生意》在保持喜剧效果前提下,脱离低级庸俗的尝试做了充分肯定,还表扬嫩娘的“小英”饰演得真实可信,并和所有演职人员合影留念。

因电影结缘终身伴侣

也是因为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《三毛学生意》,嫩娘和著名电影演员于飞成为终身伴侣。当年电影拍摄细致严谨,每个主创人员均可提出不同意见。有人认嫩娘的“小英”太嗲了,有点做作。正在一旁的于飞马上站了出来辩驳:“勿嗲。阿拉上海小姑娘侬是迭能讲话的。”还顺势给嫩娘递过一杯水,瞬间化解了尴尬。

没过多久,嫩娘在“金城大戏院”演出结束,在戏院门口“邂逅”于飞。于飞解释道,他去朋友家拜访,正好碰巧路过。数日后,有人通报嫩娘那个戴帽子、穿短裤、手拿大蒲扇、长得像外国人的男生又在戏院门口徘徊,嫩娘也没在意。直到第三次在戏院门口碰面,于飞才怯生生地提出想请嫩娘喝咖啡。嫩娘大概也对于飞心生好感,又生性豪爽,当场答应。约会当日,当走进咖啡馆,嫩娘几乎无法认出于飞,因为他一改往日懒散装束,一身笔挺的西装,头上戴一顶礼帽,一派绅士风度。于飞学生时代就读于工部局的育才中学,因此,学得一口流利的英文,平时又博览群书,知识面相当宽泛。据说他还和演员中叔皇翻译过《化妆技巧》一书,因此,约会时,他像“孔雀开屏”一般,天南地北无所不谈,弄得嫩娘一句话也插不上,嫩娘内心对于飞充满敬佩。

就这样,一来二往,两人互生情愫,犹如两块磁铁,无法抗拒那股无形的力量,自然而然地靠近。按于飞老师的话说,他觉得彼此间的空气也是甜的,弥漫着一股少有的微醺。但令嫩娘感到意外的是,于飞不仅工资低微,住宿条件更是简陋不堪。房间逼仄昏暗,而且呈不规则三角形,脚桶、马桶等也都胡乱堆放在一起。但嫩娘心里没有丝毫嫌弃之意,毅然决定与于飞成婚,直到上影厂领导前来道喜,发现他们居住状况如此恶劣,这才迅速帮助两人调整,搬到上影新村。

于飞与嫩娘婚后举案齐眉,相敬如宾,一辈子没有红过脸。两人赚的工资都放在同一个抽屉里,要用的话就打个招呼。于飞老师雅好收藏艺术瓷器,只要他看中了哪件瓷器,嫩娘老师总是将钱如数奉上,绝不迟疑。于飞老师对太太嫩娘的艺术事业也关心备至。当年情景剧《老娘舅》录制之前,导演屠耀麟邀请嫩娘与李九松



嫩娘年轻时代。

饰演一对,嫩娘老师以年纪大为婉拒,但丈夫却鼓励她勇于尝试,“演员就是要克服一切困难去塑造人物,况且浦东也有‘大娘子’的习俗。”经于飞一再劝说,嫩娘这才消除顾虑。于是,老娘舅和老舅妈成为沪上荧屏标志性人物,以至于观众误以为他俩在生活中也是一对夫妻。嫩娘“老舅妈”的成功,于飞老师厥功至伟,而嫩娘老师对于飞的照顾也倾心倾力,她知道丈夫酷爱美食,故苦练厨艺,烧得一手好菜。刚刚出道时,我和童祥苓公子童胜天曾经结伴去他们家“蹭饭”。印象深刻的是嫩娘老师烧的“蜜汁火方”和“烟熏鲳鱼”。“蜜汁火方”,咸甜适中,肥瘦相间,肥肉入口即化,瘦肉却仍保持纤维感,但轻轻一抿便瞬间化开,在口腔里形成一种奢华而温暖的气韵;而“烟熏鲳鱼”则是一场“火与鱼”的共谋,鱼皮的焦脆与鱼肉的鲜嫩多汁交相辉映,下肚后仍感唇齿留香,余韵悠长。

直到如今百岁高龄,嫩娘老师对吃依然十分讲究。她每天七点起床洗漱后,喝一小碗粥,配上油氽果肉、皮蛋、肉松。然后让保姆推着轮椅去超市转一圈,回来之后,再吃一个鸡蛋,一杯牛奶。午餐基本“两荤两素”,荤菜以鱼虾为主,素菜则喜欢吃荸荠炒彩椒。晚饭自然更趋清淡。

闲暇之余,嫩娘老师更爱唱上世纪三十年代流行的时代曲,尤其是周璇的歌,“天涯呀,海角,觅呀觅知音,小妹妹唱歌,郎奏琴,咱们俩是一条心……”唱起熟悉的《天涯歌女》,百岁嫩娘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少女时代……从她老人家身上,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不慌不忙、了然于心的从容;一种举重若轻、看淡一切的智慧;一种清澈见底、无忧无虑的童真……

百岁嫩娘,永远不老!

曹可凡



嫩娘和范哈哈演《三毛流浪记》。